当代中国对外关系  
**Contemporary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授课教师**肖佳灵 副教授（[jlxiao@fudan.edu.cn](mailto:jlxiao@fudan.edu.cn)）

**助教**施欣怡（[23110170016@m.fudan.edu.cn](mailto:23110170016@m.fudan.edu.cn)）

李昱蓉 （[23210170014@m.fudan.edu.cn](mailto:23210170014@m.fudan.edu.cn)）

张馨月（[zhangxinyue@fudan.edu.cn](mailto:zhangxinyue@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2](#_Toc190706864)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2](#_Toc190706865)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2](#_Toc190706866)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3](#_Toc190706867)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3](#_Toc190706868)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3](#_Toc190706869)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4](#_Toc190706870)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2025.2.17

海外的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目前主要有美国学派、欧洲学派与日本学派。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美国学派自1949年起步，发展到当代，已经成为了最主要与盛行的研究流派。不同时期，美国的研究路径（主流学派）也有所不同，如下表：

|  |  |  |  |
| --- | --- | --- | --- |
| **时间** | **研究路径** | **代表学者** | **关注点** |
| 1949年~1960年代下半叶 | 传统/历史学派 | Fairbank | 传统的延续 |
| 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 Benjamin I. Schwartz | 个人的独特作用 |
| 现实主义学派/理性行为理论 | Allen S. Whiting | 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因素 |
| 1960年代下半叶~1970年代 | 中-苏-美“战略三角” | Henry Kissinger | 政治/策略互动 |
| 派系政治论 | Andrew Nathan  Robert Ross | 精英政治 |
| 1980年代 | 制度主义 | Doak Barnett  Lieberthal Okesenberg | 结构、过程、多层次 |
| 认知主义 | Gilbert Rozman  Allen S. Whiting  David Shambaugh | 认知、想象 |
| 行为主义 | / | 实证、普遍性 |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为何要出兵？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美国的不同流派给出了不同答案：**历史学派**基于其过往经验，认为对中国外交的最基本的解释变量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外交不会脱离“帝国情节”。

研究一个大国（如中国）却不考虑它的历史，尤其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传统，无异于闭着眼睛飞行。

——费正清

秉持**意识形态路径**的学者则迁移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模式进行解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运行准则。他们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如“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等，这也是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之处。此外，毛泽东的个人角色与思想（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也被考虑在内。总之，意识形态路径认为要“以中国的方式理解中国”。

**现实主义学派**将当时在西方盛行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国际约束等）用于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危机管理之中。这一学派认为，新中国的某些对外行为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感知从而作出的理性决策。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到60年代末期，在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上述三种研究路径接连碰壁，于是就诞生了新的流派。

**“战略三角”流派**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其他大国交往时的行为，强调中国与苏联、美国的三角博弈；这一流派对于中国国内政治采用了极权主义模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则采用了单一行为者理论。

**派系政治论**则基于当时中国领导层在外交上的可能分歧（如林彪叛逃、中美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中国高层的内部派系斗争是解释中国外交的主要因素。这一流派以“中南海综合征（Zhongnanhai Syndrome）”概括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政治。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更多外国学者能够来到中国大陆，之前各流派对中国外事的猜想甚至是臆测也都失去解释力了，新的流派随之崛起。

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决策体系的公开化，**制度主义**被提出，其关注中国对外政策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决策者的思维模式。制度主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决策制度与决策者。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今军事制度与战略的研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使量化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变得更普遍，认知主义与行为主义随之而来。**认知主义**聚焦于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息息相关的想象和认知，从制度和个人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式思维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认知主义连接了制度主义与其下的认知流派，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正式到非正式的跨越。

自1978年起，美国学派逐渐意识到无法获悉中国对外行为的全貌，**行为主义**也正是因此兴起。行为主义强调政治的结构与形式发展、政治人物崛起的环境因素。基于对实证问题的清楚定义以及对各类假说的测试，行为主义将科学的模型与方法论应用于政治学之上；行为主义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数据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从而找出输入（如各类社会经济心理因素）与输出（如国家的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义对当代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假设：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已发展成为一个多领域的综合性体系。

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主义分化出了两个极端：实证主义的极端认为，只有将其解构为可观测且可测量的单元，中国的外交才能被正确理解；普遍主义的极端则认为，必须建构起一个普遍性的、包罗万象的有关中国外交行为的理论体系。

自1970年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机械地将“科学”方法应用在社会科学上——政治与社会与自然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其中不规则的、偶然的、存在偏差的现象却在此时被忽视了。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从9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又逐步回到了文化领域。此外，**新制度主义**批判继承了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要从历史、制度、文化、认知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新制度主义秉持中庸之道，兼顾理论严谨性与实证相关性，侧重于更具政治相关性的问题，如决策机构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系统因素；新制度主义考虑国际和国内因素将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并受其影响，也考虑决策者和专家不断变化的观念；新制度主义将历史、分析、理论和预测均衡地结合起来，呼吁“国家的回归”。

来到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成为了一门“显学”，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形成了两个学术共同体：一个是基于大学的学者群体，他们多以历史学或政治学为背景，注重中国的历史发展，以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外交；另一个则是基于智库及基金会的群体，如哈德逊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其中多为曾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官员，虽然有较多的现实政治经验，但缺乏学术背景，较为短视，提出的理论也时常迎合当届美国政府。

总而言之，美国学派从方法、维度、议程、议题、知识体系（术语、理论）、价值引导等方面都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主导流派；从美国学派中培养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遍布世界各国高层，形成了看待中国外交的“共同话语”。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欧洲是最早对中国外交开展研究的。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1948年至1950年代，汉学研究在欧洲逐渐复兴，由关注新中国国内发展的汉学家与记者主导。当时的欧洲学派基于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对外政策，加上部分的苏联影响，强调了“中国例外主义”。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是欧洲学派的又一个时期。当时，抗美援越、文化大革命、中苏交恶三大事件，以及美国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两大学生运动，都促使欧洲对中国产生新的看法。当时，欧洲学派的主要流派有阶级斗争视角与功能/观念集团视角；相比于美国学派关注中国制度的威权主义，以及外交上视中国为敌对者，当时的欧洲中国研究则对中国发展的轨迹持较为同情的看法。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出现了国别研究学科，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中国研究的国别和地区协会组织，如欧洲中国研究会、英国中国研究协会、北欧中国研究协会等。此外，中国研究还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企业也开始给商学院出资研究中国，为日后在中国的投资做铺垫。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更关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治理危机”等，但欧洲的关注点与美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欧洲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会持续下去，因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崩溃。欧洲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而不是担心一个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改变世界均势。